

技巧高超灵活。他把传统的演奏技法同现代吹奏乐器的演奏方法融为一体，独创了许多新的哨响演奏技巧。经他创编的《百鸟朝凤》，已成为唢呐经久不衰的名曲，系演出时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。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他多次参加国内重大庆祝活动和艺术节，出访过20余个国家和地区，堪称把中国唢呐吹向世界的第一人。

不错，唢呐曾经迎来一轮心花怒放、艳阳高照的盛夏。可惜，喧嚣躁动的夏天过去，清冷萧瑟的秋天便降临了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随着商品经济一并席卷村庄的，还有来势汹汹的西洋乐器，以及插上电就能“感天动地”的麦克风和大音响。面对新时代的机械降神黑科技，乐器界的流氓大抵是脱节了、心态老了、懒得继续“横”下去了，声音渐渐嘶哑，神情渐渐落寞。

网上有个乐器评论的段子总结出了唢呐的风光与无奈：不是拜堂，就是升天，一把唢呐吹一生。婚曲响，红布盖，全村老小等上菜。走的走，

一个人出生了，一个人成亲了，一个人离开了，都是在这片土地上，都能听见唢呐的呼唤。所以，红白喜事、来来往往很可笑么？田埂边的杂草、荒原上的野风很可笑么？

拾的拾，满目疮凉雪雪白。调一悲，土一埋，亲朋好友哭起来。初闻难解唢呐意，再闻身已入黄泉，两耳不闻棺外事，此心斩断尘世缘。

与红白喜事深度捆绑，与乡土中国深度捆绑，难道反成了困住唢呐的魔咒？

一把唢呐，吹完一生乡恋

其实不是。我们只是不懂。

朱天心说过，“原来，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，是无法叫作家乡的”。一个人出生了，一个人成亲了，一个人离开了，都是在这片土地上，都能听见唢呐的呼唤。所以，红白喜事、来来往往很可笑么？田埂边的杂草、荒原上的野风很可笑么？

对唢呐的刻板印象与不理解，实际亦反映了乡土传统在现代化冲击下所面临的困境。吴天明电影《百鸟朝凤》里的焦三爷道出他作为匠人的坚守，“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，是吹给自己听的”。焦三爷又道，黄河岸上不能没有唢呐，不光是婚丧嫁娶的时候要弄几管唢呐闹闹，乡亲们平常干活累了，吹一段唢呐，也能帮他们解乏——唢呐的价值，从一开始就是跟土地密切联系的，有丰厚的文化内核。影片中那再熟悉不过的黄土山茆、自带牧歌氛围的芦苇荡、麦田、夜晚的萤火虫、送干粮的小狗，虽饱含无从克制的浪漫化表达的成分，却的确吹出了乡村江湖的一阙绝唱。

我们还会想起傩班的吹火节目，对着火吹唢呐，象征来年大家日子都过得风风火火。还会想起狂欢意义的“社火”，大都在正月祭社、庙会迎神、祈雨时表演，社火队伍沿着乡间小路九曲十八弯，锣声鼓声唢呐声送出最隆重的祝福，大地为之沸腾……当然了，所有民间艺术以“无滤镜”朴素面目呈现在陌生的看客面前时，难免会承担被猎奇、被误读甚至不被接受的风险。更严重的问题是，为了迎合都市受众突然心血来潮的怪诞胃口，这些业已牢牢扎根泥土的民间艺术可能被迫更改原本的模样，丧失尊严与地基，譬如表演用鼻孔吹唢呐，一个人同时吹九个唢呐之类。

下图：唢呐的价值，从一开始就是跟土地密切联系的，有丰厚的文化内核。图为《百鸟朝凤》剧照。

